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八十一回 演前文重見九尾龜 醒迷途續成新小說

上回第五集書中，正說著那位康己生觀察鄉試不中，便捐了個河南候補道到省候補，後來居然暑了一任開歸陳許道，又調補了直隸天津道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升授了河南按察使，得了直隸總督陸制軍一個密保，便升補了江西布政司。到任不及兩個月，剛剛的江西撫台德中丞調了熱河都統，這位康方伯便升授了江西巡撫。這也算得是一帆風順，宦運亨通了。如今在下且把康中丞的一面按下不題，再把章秋谷的事實演說一番，諸公靜聽，待在下慢慢的說來。

只說章秋谷自從娶了陳文仙之後，兩個人自然是似漆投膠，如魚得水，頻伽共命，鸞鶴同心。凌華□五之年，初逢韓壽；碧玉小家之女，來嫁王昌。地久天長，一雙兩好。秋谷也怕文仙散淡慣了，坐在家裡頭要氣悶，便也時常同他出去跑跑馬車，看看夜戲。在上海約有住了三個月，忽然接了家裡頭太夫人的一封來信，叫秋谷快些回去。依著秋谷的意思，要想把陳文仙留在上海，自己回去省親，倒是文仙不肯道：「我既然嫁了你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你如今回去，我自然應該跟你回去，那有我一個人住在上海的道理？」秋谷忽地哈哈的笑道：「好呀，你索性把我比起畜生來了。」文仙聽了一面笑著瞪了秋谷一個白眼道：「你這個人實在的難說話，一句無心的話兒，你又要挑起眼來，難道我和你兩個人還要這些過節兒不成？」

秋谷笑道：「我們兩個人自然用不著講什麼過節，我也不過是說說罷了。但是你既然要跟我回去，我現有老母在堂，家中又有正室，雖然沒有什麼別的，那禮數關節是不能錯的。你是向來散淡慣了的人，那裡受得起這般拘束？到了那個時候，萬一有什麼委屈你的地方，叫我心上怎樣的對你得起？」文仙聽了把頭一別道：「怎麼你這樣的明白人，也會說出這樣的糊塗話來？你家裡有老太太，有正室少奶奶，我是向來知道的。如今既然嫁了你，不跟你回去和老太太、少奶奶住在一起，難道倒要另外一個人住在上海，叫你身心兩地不成？再說起什麼老太太、少奶奶面上的禮數關節來，那更是我分內的事情，算不得什麼，你只顧放心同我回去，不要這般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。」

章秋谷聽了陳文仙的一番說話，低著頭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你的說話自然不錯，但是我心上好像總覺得有些不妥當，萬一到了那個時候你受了什麼委屈，或是鬧了什麼口舌，心上抱怨起來，那就懊悔嫌遲了。」文仙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願意跟你回去的，那有懊悔的道理？況且我們兩個人住在上海，你的家眷又不在這裡，不尷不尬的，究竟不是個長久的法兒，如今跟你回去是再好沒有的了。」秋谷聽了心中暗暗的歡喜，故意再逼他一遍道：「你果然情願跟我回去麼？不要是一時高興頭上講的頑話罷。」文仙正色道：「頑是頑，笑是笑，這樣的事兒那裡好和你頑笑？」

秋谷聽了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是再好沒有的了。」

當下便和陳文仙商議了一回，把那些家具動用的東西，本來有一半是租的，便都退還了店家，自己的家具揀好的帶了回去，粗笨些的便都丟掉了不要。商議定了，文仙倒忙忙碌碌的收拾了兩天。到了動身的隔晚，文仙把自己的東西和秋谷的行李都收拾得妥妥貼貼。陳文仙本來身體嬌弱，又是一雙凌波三寸的金蓮，忙了一回，只把她累得嬌喘微微，渾身香汗。章秋谷在旁邊看著只是微微的笑，也不開口，也不動手。文仙喘息了一回便對著章秋谷道：「你不來幫助我也還罷了，只顧看著我笑些什麼？」秋谷一面嘻嘻哈哈的笑著，一面問道：「你這兩天忙些什麼，無緣無故的為什麼要忙到這般模樣？」文仙聽了詫異道：「原是你自己和我講的，收拾了東西好同你回去，怎麼你倒反來問起我來？難道你貴人忘事，已經忘了不成？」秋谷又笑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子，真要收拾了東西同我一起回去麼？」文仙聽了摸不著一些頭腦，只得說道：「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？你怎麼平空又說出這樣的話來？」

秋谷聽了搶步過去，走到文仙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：「多謝多謝。」陳文仙見了章秋谷這般張智，更覺摸頭不著，只得說道：「你這個人不要是發了癡罷，怎麼無緣無故又打恭作揖起來？」秋谷慨然說道：「我章秋谷半生落拓，百事帶遭，天壤茫茫，竟沒有遇著一個知己。不料如今居然娶著了你這樣的一個人，既不貪我的錢，又不圖我的勢，卻這樣的和我一心一意，沒有些兒勢利的心腸，你叫我怎樣的不感激，怎樣的不歡喜？」說著不覺言下黯然，大有獨立蒼茫，四海無家之恨。

陳文仙本來是個情種，聽了章秋谷這一番說話，不覺打動了他的情腸，流出兩行珠淚，緊緊握了章秋谷的手，四目相視，脈脈含情，覺得心上千頭萬緒的不知有多少話兒要說，卻一句也說不出。停了一回，陳文仙方才笑道：「我既然已經嫁你，我這個人就是你的，自然該應跟你回去，自己人還用得著這般麼客氣麼？」秋谷在袖子裡頭取出一方絲巾來，和文仙拭乾了面上的眼淚，口中說道：「你還沒有看見上海地方，多少有錢有勢的客人，娶了個信人不肯回去，住在上海的多得狠在那裡，那裡能一個個都像你這般賢德。」文仙道：「說起『賢德』兩個字來，我也不敢當。」

不過自己還保得定不至於鬧什麼笑話罷了。老實和你講罷，那些嫁了人不肯回去、一定要住在上海的信人，都是有心忍浴，不是真要嫁人。若果然真要嫁這個人，自然要和他想個安穩法兒，那有不肯住在一起的道理？」秋谷聽了微微一笑，便攜著陳文仙在榻上並肩坐下，懇懇切切的對他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卻有幾句推心置腹的話兒和你講個明白，你卻不要生氣。」

看官，你道章秋谷是當真要同著陳文仙一同回去麼？原來秋谷的太夫人陳氏性情嚴厲，不許秋谷在外邊娶妾，在下做書的在初集書中已經提過。如今秋谷在上海娶了陳文仙，原是瞞著他那位太夫人的，那裡敢就是這般的同他回去？只因陳文仙自從嫁了章秋谷以來，雖然是倚影憐聲，雙心一襪；鴛鴦比翼，蛺蝶同心，但秋谷心上畢竟還有些兒疑惑。想著文仙雖是一心嫁我，沒有什麼別樣的心腸，但是如今是把他放在上海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雖然不見得怎樣的奢華豪侈，卻也般般不缺，樣樣現成，既沒有一些兒愁煩，又沒有一些兒拘束，過著這樣的日子，那裡現得出什麼真心？不如我假意和他說明，要把他留在上海，看他怎樣的一個說法。章秋谷想定了主意，便常常的對著陳文仙說，家裡頭的太夫人家教怎樣的方嚴，規矩又怎樣的利害。陳文仙聽了，只微微笑著並不開口，秋谷一時也看不出他心上的意思來。

剛剛這個時候，太夫人寫信叫他回去，秋谷便趁著這個當兒，假意去和陳文仙商量，要把他留在上海。那知陳文仙自家不肯，一定要跟著章秋谷一同回去，秋谷聽了心上自然歡喜，便細細的把自己家裡頭的事情和陳文仙說了一遍，又說明不能同他回去的緣故，叫文仙仍舊住在上海等他。

陳文仙聽了不覺後眼橫酸，蛾眉微蹙，哨了秋谷一眼道：「你這個人的心不知是怎麼生的？憑著別人向你嘔出了心肝，你依舊是指東畫西的不肯說一句真話。幸而我的嫁你還是真心，你試不出什麼馬腳，萬一我心上存了一絲一毫的假意，被你試了出來，那還了得麼？我平日待你究竟怎麼樣，可得罪過你沒有，你自己去想想！」

如今無緣無故的又要這般鬼鬼祟祟起來，你怎樣的對人得起？」說著便別轉頭去，灑脫了秋谷的手，一言不發，不覺有些煩惱起來。眉鎖湘煙，眸回秋水，那一付含怨含釁的豐態，直似那雨中菡萏，霜裡幽蘭。章秋谷少不得深深的撫慰一番，又對著文仙說道：「不是我這樣的一番做作，也顯不出你的一片真心，你又何必這樣的動氣呢？」文仙聽了方才破涕為笑，當下走到窗下一張梳妝桌上，對著鏡子重掠烏雲。秋谷便站在陳文仙背後，細細的打量那鏡子裡頭的陳文仙，只見他寶鬢霞，蛾眉卻月，西子捧心之態，太真傾國之姿。覺得真個是國色天香，一時無兩，把一個章秋谷看得呆了。陳文仙在鏡子裡頭，看著秋谷這般呆看，便在鏡子裡頭對他笑道：「你看些什麼，難道到了如今，你還沒有看夠麼？」說著那兩邊頰上，不覺升起兩朵紅雲，越顯得□分媚膩。這一晚橋填烏鵲，水溢銀河；雨帶陽台，雲迷巫峽。

檀奴歸去，匆匆唱南浦之歌；鳳女相思，緩緩結芳蘭之佩。

過了一天，章秋谷安頓了陳文仙，把自己在上海經手首尾的事情料理了一番，又到辛修甫、王小屏、陳海秋等幾個要好朋友那裡去辭了一回行。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回去，如今聽得秋谷說立刻就要動身，辛修甫怪他為什麼早些不講。秋谷道：「我此番回去省

親，不多時就要出來的，你們不必掛念。」依著陳海秋，還要和他餞行，王小屏攔住道：「你不聽見他說立刻就要動身麼？那裡還來得及餞什麼行。」

秋谷也向陳海秋拱一拱手道：「我們知己弟兄，相交在心，本來不必拘什麼形跡，我心領盛情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匆匆要走。辛修甫等都要到船上送他，秋谷攔阻不住，只得自己先回去，囑付了陳文仙幾句話兒。陳文仙也要送到船上，秋谷便同陳文仙同坐一輛馬車，星飛電轉的趕到常熟輪船碼頭上。秋谷是自己僱的一號快船，兼僱輪船拖帶。當下秋谷同陳文仙上船坐下，剛剛講得幾句話兒，早見岸上遠遠的兩輛馬車，風一般的趕到秋谷船邊焦下。正是：

將離贈別，佳人南國之思；寸草春暉，游子天涯之感。

不知章秋谷此去何日再來，請看下回便知分曉。